所謂陰謀橫逆者乎？曰：無有。問有所謂愚弄狼狽爲奸者乎？曰：無有。而猶然克全孝友無失姻睦任恤也，而二畝之宅如故八畝之田猶存也，貽孫謀而燕翼子，席豐厚者竟莫能及，誠可爲後世子孫法，儀髻年與公比屋，公之行止無一不在儀心目間，茲值家乘重修一低徊焉，不禁得意疾書以昭示來茲云。

時

乾隆甲戌十九年蒲月書於問梅軒

族侄曾孫心儀謹

撰

六修重

錄

伊古來家擁重貲，身縻好爵者未易更僕數，然而當時則榮歿則已焉，亦其根底浮薄，能不夷於朝華夕萎者幾。希惟積德累仁一歸於厚道者，其無適而不厚而克綿於無既焉，胡公芳升先生諱士縉，幼岐嶷爲厥，考孔徵公所篤訓，孝親友弟恂乚出入間長英奇，胸羅綿綉，要自不露鋒芒而務出於厚，故綜六十年內其立心則忠厚也，其制行則長厚也，其量淵涵則深厚也，其輯睦宗族則親厚也，其任恤鄉鄰則仁厚也，先生之厚不可枚舉。總之由初以迄終不離乎厚者，近是夫以厚感者彼蒼，必以厚應之積厚，流光理固，歷歷其不爽亦越今茲。回溯天之厚於先生者，田園式廓厚於財矣，年近古稀厚於壽矣，榮諧鶴發厚於伉儷矣，舉丈夫子四而繞膝，桂蘭厚於似續矣，今先生雖逝，身在蓬萊而宗族思之，交游憶之，里黨懷之莫不耿焉，

念先生不置視彼生富貴，而死湮沒者其相去爲何如耶。予以戚末忝任西賓，值貴族之家乘告竣，先哲伯仲索傳於予，因敬述先生之德以爲吾鄉法且勸，是爲傳。

眷晚 吳昌頓

首拜

六 修

重錄

士維公傳

且士之名顯當時而光昭後世者，是皆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，人非惡此而逃之，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，若夫窮居而野處行端，而事實雖不得與顯赫者同日而語之，然其性情自適，淡泊自甘，其行事亦有足多者，胡可忽而不志之。如吾先君諱士維，字永英王父孔征公三子也，生平嘗曰：余之爲人不浸淫於時會，惟知渾噩之風不沉湎於俗情，第知元酒之味，故寬衫大袖不修服飾之容，厲聲戇辭不作囁嚅之態，處已常本乎醇樸，待人恒率其真誠，蔬可食則食之，原無心於却淡美，可茹則茹之，非有意於祈甘。起居無時惟適之安，不求有譽於前，亦無所毀於後，雖無所樂於身，亦無所憂於心，徜徉於山巔水涯之間，逍遙於光天化日之下，耕讀訓子，含飴弄孫，落落自得，心遺神休，此亦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，我

則行之。視彼處污穢而不羞，習脂韋而取辱，僥幸於萬一，老死而後止者。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。噫！先君之言如此，勃聆而記憶之，有以知先君適性情甘，澹泊志之所存，又別有在胡可湮沒而不志與。故不敢爲虛誕之說，以鋪張其盛，但即其言而錄其實，附之譜牒以知其志之所存云爾。

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麥秋月望日

不肖男世勃百拜敬

述

士全公行述

孔子曰：人之生也，直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。往而不三黜，直固美德，究莫能容無惑乎。時俗之不由其置也，不知朝有直臣而富貴尊榮永享其樂，家有直人而富貴福澤永保無虞，在有識者自爲領取耳。我族曾叔祖士全公，先世以詩禮傳家，入黌宮登仕籍者未易更僕數。承公極德之餘，讀書博古以詩酒爲樂，與畢卓李白同其俠曠於世，無求與人無爭，視富貴若朝露，憂戚若坦途，死生若晝夜，凡處已接物間一一以直道行之。彷彿先朝楊椒山先生輩，或有厭其直而鄙弃之。儀爲之尊重，每出入過其門或抱病兼乘蹄齒，遠矚似公音容即寅畏下馬軀命，弗顧先年頌以俚句。公大聲疾呼曰，慎威爾是我知己也，公矢口即罵，世俗趨富而不趨貧，井底蛙無足責竊，以其傲子弟救時之弊，七疑爲同宗正告之曰：毋者博，者博有奇焉。

奇禍；毋昧心，昧心有奇禍；毋刁健，刁健有奇禍；毋矜驕，矜驕有奇禍。大綱如是。儀右傳以釋之。語纏綿而淺俗，發明言中之意，使童稚亦易曉焉，斯已矣。賭博戲局也，僥幸而得利豈不快意，公曰：有奇禍也，何哉？蓋殺人至於填命禍莫大焉，然止及其身，而產業猶足以養父母蓄妻子，若賭不回頭必至產業廢盡，告助親朋再三自止污行，尤賴再四遭刑，欲力田而無田，可力欲貿易而無本可易，欲佃田而人以爲大家之後不與，祇得僻處深山與父母妻子同爲餓殍而已，甚至饑荒失德，醜不堪言，豈不痛哉，且見有數萬金之子，因賭無下稍死於道路，待旁人收其尸骸。公曰：賭博有奇禍洵不誣矣。其濫交之人皆奉承我者，不逆我者順我，我豈不以爲良友，公曰：有奇禍，何也？蓋日與正人處，其藥石苦口一時，或不如意倘可悔悟，事事有益。若任用小人我亦昏愚矣。加之百般逢迎引誘無

家者無異。至其爲匪連累猶後焉者也。夫至親莫如父子兄弟，然祇云和氣不云諂媚。諂媚我者乃笑里之刀，非父子兄弟之相待明矣。且父子兄弟患難亦相顧。而所濫交者，見我家破無利可圖，遂弃我弗顧，噫！誤矣，悔不及矣。唐紀有宦官仇士良，愚弄昏主，語及家人曰：天子不可使之間，忌以奢侈誤之，使無及他事，勿令讀書，見前代廢興心有憂懼，則我輩疏斥矣。即其言而思其心，肆害亡國禍豈淺鮮哉！公曰：濫交有其禍，洵不誣矣。又曰：懶惰有奇禍何也？以讀書論，父祖富貴子孫在庇蔭之下固當發憤，於三更五更承繼盛世，勿令詬忌者笑一代官人，而寒士讀書尤當猛勇，若因循怠惰年復一年不明不暗直求作村夫子，不求詣極成名，年久漸至墨炭村中，知此人不可以訓，子弟絕意辭去，噫，肩不能挑手不能提，將置父母妻

字合作貧字，雖以盛大家貲當不得屢分，加以人口日增，即不賭博亦不能爲經久之計。立志者奮發有爲，由生財正道守舊增新，於祖人遺業極力培植，復生財有餘方可以承先啓後，無貽誚於老成。倘悠忽度日，祖人遺業竟不知界限何處，與不以讀書爲事者等目。今承祖宗之餘惠坐鼓不知利害，一旦衆弩齊發，困苦有不堪言。况家貲絕無者乎。昔陶侃由太守爲都督，朝運百甕於齋外，暮運百甕於齋內，勞苦於斯，豈無深意。公曰懶惰有奇禍洵不誣矣。又曰：奢侈有奇禍，何也？君子素位而行，即如以萬金之家而曠用，比之二三萬，則二三萬者非侈，而萬金者爲侈，以五七千之家而曠用，比之萬金則萬金者非侈，而五七千者爲侈，况本非萬金，與數千金而強爲效尤，其不至窮且困者，斷斷乎無有或以爲習慣收煞不住，假使室如懸磬也，

自然文與其文與今家貲色無之日，可告文與今將二夫二

之頃，夫人以品重豈以侈靡重，力本不及而強與爭雄，旁觀者口不言而心竊笑之。以祖宗之遺業不傳之子孫，徒逞一己之英雄，而使子孫寒苦，我之英雄何在？與賭博者僅有床上下之別耳。昔大禹尊爲天子而衣食居室尚從其儉，况士民乎？公曰奢侈有奇禍良有以也。昧心又何以有奇禍？士君子見利思義，本分之財吝惜亦不爲過，若昧心而強之久已，則暗來暗去歷歷不爽，幾見有爲盜賊而昌熾者乎，有爲衙蠹而發祥者乎！陰謀暗算而不消亡者乎。即不於其身亦必於其子孫，念及此令人魄失膽寒。刁健又何以有奇禍？士君子理直氣壯，甚至殺人安人不爲敗德，及以非理之事而恣欲橫行，或恃其無狀，又值明者懼怯奸者容忍，俟其自斃，遂得意猖狂，不知人品既劣，聲名復壞，公門鄉裏一一抱恨。幾見有家破產盡刑戮頻加，後悔可追者乎？驕矜又何以有奇禍，易曰：謙匕君子有終吉，驕則滿，

試問君子居上且不驕，況有天淵之隔想亦汗流浹背。凡此皆識見未到之故，此公所爲連類而及之曰：昧心有奇禍，刁健有奇禍，驕矜有奇禍也。要非公之直不能有是言非，公之大公無私亦不肯出此言，世世子孫誠敬而信之。士農工商各勤其業，尊卑長幼各盡其道，我胡氏世族可以歷千百年而永垂不朽矣。

時

乾隆十九年歲官甲戌仲夏月

曾孫心儀述

世遜公大人傳

歲在甲戌暮春之初，公擬續修家乘，族而謀諸誘曰：曷不臚先君子志行，請序於郡邑，縉紳先生榮光譜牒於時，誘回憶先君子赴玉樓時，行年四十九，誘甫六歲煢煢孤立，越今五十一年矣，音容尚莫能憶，遑問其他因歸而請命仲兄崇誦。誦曰：唯唯復蹠而請，仲兄垂涕泣而道之曰：先君子之亡也汝時尤小，當不復記憶，吾年差長猶能仿佛其梗概。先君子之色養王父母也，問寢視膳不少違，猶憶其孝於親也，雁序六人吹埙篪於無間，猶憶其友於兄弟也，居恒賑恤困窮，鞭撲不恣於僕婢，猶憶其仁厚於臧獲鄉鄰也。臨財思義制行廉潔，杜公庭烟霞笑傲，猶憶其端方於持躬涉世也。雖然竊有憾，先君子矢志遠大，早歲補博士弟，子員，日孳匕不自滿，假歷春花秋月雨夕風晨，

胡氏每行不釋卷，上畏淫乎經史，下及者

時聆之不解其言之所以然，及其援筆成章也，根底朱程臨摹顏柳，計藏諸笥者賦贊詩歌，文不一律真草隸篆，書不一體，儻天假之年手輯成帙，壽諸梨棗以視世之，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者，相去奚翅徑庭，夫何有志未就，甲申春二月溘然長逝乎，越明年姊丈張時齋三復遺稿携之以歸，意欲梓之以公諸同人詎回祿爲灾懼，諸列焰先君手澤悉付祖龍，嗟乎，坐榻窮年殘書幾卷，冀存什一於煨燼之餘，何异先君子之提命，也今安在哉，天既奪其算於身前，又不壽其作於身後，嘆不敏之未能記憶而抱憾終天耳，言未既涕泣如雨，誘亦爲嗚咽已而愀然正襟，曰先君子承王父庇蔭，復有諸父輩肩隨後，先用得掃塵鍵戶，肆力於蠹簡，即仲兄所追憶者亦足流傳，先君子於來茲又何俟郡邑，縉紳先生之贊揚而誇耀也哉，爰備錄之以列譜端。

乾隆十九年甲戌

不孝男崇誘謹

世祿公碑志銘

嗚乎，先君弃不孝年倏忽間十有餘稔，音容謦亥耿耿不忘，固誼切蓼莪恩鴻罔極也，即親如期功不具論，迺自袒免而降親，盡推而宗族更遠矣。至於鄉黨州閭抑又疏矣，而群焉追憶先君宛然如昨者，無非先君恣制行之善，有以固結於性，天而不可解與，先君爲王父母幼子少多疾病，又諸父輩相繼見背，家政紛紜，因未攻習舉業克遂壯志，有勸人成均者，先君謝曰：無罪可當貴也，乏實而博名吾耻之於焉，歸真返樸嘯傲烟霞，一衿之榮不欲幸獵，其爲善而崇實，黜華有如此者，居恒恬退義不苟合，自納賦而外杜亦，公庭即晚來禮聘鄉飲耆賓，堅辭不赴，其爲善而潔清自守，有如此者至待人接物敦意氣重，然諾披肝膽規得失，不以酒食遊戲相徵逐且性情真毅，鄉鄰有爭公極力非解，是非由直罔有

偏徇，其爲善而正直不阿，有如此者若夫輕財重義，嘗見有貧
佃無耦，先君撫而憐之，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。解囊貸娶無德
色而賑恤窮乏，又未易更僕數，其爲善而陰行惠，愷有如此者，
癸丑歲奉旨采訪山林隱逸有善行者，裏黨呈報旌獎有加，吾鄉
公舉先君大人，蔣申憲通飭疊蒙褒揚，是由閭門以達於鄉國，
內外一致尊卑僉同，何莫非先君之善，發其秉彝性天而孚合於
無間也，易曰：積善之家必有余慶，以不孝椎魯叨列賢書，而
仲季庠游觀光鄉國，再傳孫輩，亦薦鄉而采芹者，後先輝映孰
非先君之餘慶，而我後人敢忘佑啓之自也。

乾隆十九年甲戌

不孝男萬年百拜

謹述

從乾公序

蘄陽大同鄉之龍目衝，相傳宋高宗南渡停驂駐目，故名之耳。衝之右北有九重山，即其駐蹕之遺迹，理或然也，其衝峰巒秀特，蜿蜒盤鬱，奇人碩德往往孕秀而誕降於其中，故由來不乏幹青霄而上者，亦恒多隱君子，築塢考磐抱膝長吟，優游寄嘯，於是以樂天年焉，余幼隨母氏侍外公從乾大人側，時聞公常云：自王父以迄公身三世零丁，公又值慈父早逝，惟茲獨力支持，經營調度，而內外公私不至交困，故公雖名噪宮墻，亦遂絕意制舉而從事於家政，公居心仁厚，天性和樂，度宇汪洋，濟人利物之事不事表暴，而見者聞者莫不咸欽爲隱君子焉，獨其性酷嗜詩，書爾時目擊，公親授兩舅父以學義方惟嚴，寒暑無閑，即除夕元旦亦不稍假以餘閑，是以長舅父宗憲公於乙酉魁于郎，二舅父宗周公亦名列賢宮，盾盾准坊，

有大雅君子之風，迄今孫乃之鄉薦而采芹者，且徐徐而起焉，孰非公家學淵源，隱隱碩德之餘慶哉，公之人杰而孕毓於山水者，信不誣矣，詩人之言曰：維岳降神生甫及申人之杰，又本乎地之靈也，公之德行道藝，家乘必有能詳之者，予故特敬奉一言以志大概云。

時

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仲秋月

愚外孫王梓百拜敬

書

元思公傳

傳之爲言傳也，傳之弗真何如弗傳。儀嘗中抵嵩高，西至華岳，東至泰岱，南北適兩京游歷，古聖賢遺績閱人多矣，而人之豐姿俊逸罕有如我堂伯祖元思公其人者。公益殷實家才智士也，恣所欲爲無乎不可，乃深藏若虛，大智若愚，自孝友姻睦而外衣服不事麗都，車馬不事誇耀，食不求美，居不求華，樵漁可爲友，兒童可共戲，興至則詩酒爲樂，安居則經史博，通蓋識浮生之若夢，而爲歡之無幾也，偶有寫懷淡語，一身隨我懶兩眼看人凶粗率者，解不謂褻越實甚，乃即所言以考所行，殆懶其所懶，而非人之所謂懶忙。所獨忙不與世情同其忙我從堂伯叔父諱譽閭幼有大志。公循循善誘怒色未加，父子終歲論文，昆季永日砥礪，每除夕限背學庸全注，每同榻熟談朱子綱目，日昃不遑寢未安席，即庭幃之授受，識家學之淵

源，懶在彼而忙在此，有如斯哉，公嘗戲言曰：以吾之教子而不獲收厥成功，吾將勒碑記於通衢之地，傳諭舉世，無庸立教自期必有成也。未幾果遂所願。儒林异之，益以人品之俊逸，儒林更從而异之，詩曰：誠不以富亦祇以异。公之异公之真也。公之真始見公之异也。儀欲傳异必欲傳真於是乎傳。

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首夏

從堂侄孫心儀

謹撰

明公行述

父母之恩昊天罔極，身親而記憶之，其傳述之情不容已。至身親而不復記憶，必請命於人而後傳述，不過仿佛似之，未能實有見地，噫！情之悲矣。試先君字明哲，諱世杰，不幸早逝，試年甫四齡，由今追憶昧昧童稚，不識爾時有憂色否？知涕泣否？斂憑其棺否？窆臨其穴否？噫！爲人子而至於斯，真有不堪言者矣。間嘗向諸父而請命曰：先君之音容若何？音容祇在諸父心目間，即備叙焉。究不能以言描寫，使孤兒實有所見也。復請命曰：先君之言行若何？言行祇在諸父意言中，即歷數焉。究不能起死回生，俾孤兒實有所見也。所得見者先君之文字，其聰明穎異，每動人以流連感慨，見手澤如見我，先君矣。卒之得意疾書，手舞足蹈之情形，未能目擊，抱恨終天，曷其有極耶？人子至此，真不甚言矣。今直家乘重修方弗大略，蓋述而未

盡述云。

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

謹述

不肖男崇試含泪

猷庵先生六十壽序

享壽星於南極，人間正值黃花，錄仙藉於東王，天上遙傳青簡，把茱萸而既健，餌松桂以餘馨，海際三山書多附鶴，尊前九日樹欲栖鸞。蓋己卯重陽之一日前適猷庵先生之六十初度也，先生三江貴胄，四姓良家，生由慧業，早擅文名，安定之辨元音，周父之明正雅，克承家學不愧宗風，而先生灑灑洋洋，翩翩落落毫無滯相，別有曠懷爾雅之注，蟲魚非其屑意，離騷之拾香草，未肯降心壯情，偶寄於懸弧高第，遂由於射策，祖士雅聞難之日，陳同甫騎馬之年，意氣豁如聲，名藉甚兼復，麟經魁楚呼。先輩於元昆虎帳奪標，齒同年於小阮，一門鳴雁羽，既滿而能飛，再世神駒足，咸齊而可躍，向使聯翩而去，按級以登躡景，追風攀鱗附翼，擁絳騶於珂里，奉白簡於金門，斯固照耀人區，長皇勿望者矣。然而累綦非僉，高者

車詎比青城之客，先生則挑燈丙夜，還照丹書試劍，丁年早嘗碧，奈乘少游之，款段宛爾鄉愚，戴諸葛之綸巾，居然名士當夫恤災分惠，纖難解紛，慨當以慷，賒而實急，赴義則季生，一諾重比移金，推恩則楚國，千人溫如挾纊，其剛以服物也。聞姓名於王烈群畏，其知其直以居躬也，傾府輿於中軍，共澄於量若夫，蘄之爲地也。四境交通以故人之籍蘄也，五方雜處互爲主客，莫辨淄澠，或代馬而吳騶，遂楚材而晉用，先生則分疆畫界，仗義執言，罷吹門下之竿，盡滅懷中之刺，傭身之高固敢冒黃岑出境之，仲淹難稱朱悅，此尤推爲盛事，罔不紀爲美談，山中高宰相之名，江表負人倫之望，階前玉樹開放，三株堂上萊衣，逍遙幾度，况夫孟光之司，中饋兼之文，若之侍郎陵，箸膝留賓，齊眉舉案，花名稱意，酒號延齡，即今周

耳鴻名，得親鱣署，一從識面，頻與傾心，凡衆口所交推固歷年所親見。聊疏綺語，用佐瓊筵，祝罔陵而會見南山，景豐裁而咸瞻北斗。願尋谷口酌當年種壽之泉，好向籬頭吟詰日，登高之賦。

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仲夏月

蕪州正堂程大中拜撰

伯翁先生傳

千古生爲名臣，沒爲名神存沒，雖殊而芳名之不朽者，皆以立心制行之獨異也，第先君曾設帳於大同鄉龍目山，胡氏十有餘載，第隨肄業與伯翁胡先生幼君諱心員字學制者切磋有年，凡翁之立心制行一一稔知，翁髫年失怙，舅奪母志，王母之孀居可憫，同胞之乳臭堪憐遭家不造，翁乃以孫道而盡子道，以兄道而代父道，祖孫更相爲命，克紹箕裘，無墜遺業，是翁之異於其始也，及成立遍友鄉邦，輕財樂施，仗義執言，富貴不親，貧賤不遠，居家則克勤克儉，訓子則重道隆師，冢君雖赴玉樓而五令嗣猶然克恢先緒，固翁盛德之報亦由義方之訓，維殷他如割愛嗣承，繼令弟魯翁先生使無墜，血食惟孝，因友而孝益大焉，是翁之異於其中也，所尤難者年至垂暮，以禮息爭，以惠澤忍，度方卯下，望若彥方，高炎川可遜

浪涌，性情則問柳尋梅，容貌則鶴發童顏，飲食則健飯兒齒，步履則杖藜不攝，伉儷則琴瑟雍和，戲弄則問安點頷，升降則矩步規行，是翁之異於其終也，今翁逝矣而芳名不朽者，皆以仁厚居心，以禮義制行，所以獨同千古之名臣也，第與學翁同堂契誼，值貴族譜牒帚叙，既承弁言之命焉，敢不傳云。

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春季月

谷旦

眷晚生熊興第

謹撰

宇內茫茫，無論賢愚皆托足規模烈烈，惟茲杰士有芳聲，余從堂叔諱宗諺大人字曰有，開文公之長子也，雖未名垂，竹帛顯揚，當時余低徊留之而想見其爲人質，性則卓犖不群，行誼則端方正直，勤儉督率子侄，不令奢華脫離世故，居然太古之遺風焉，嘗自謂曰：生平所爲皆可對人言，寄情山水與世無忤，避迹公庭與人無爭，恒樂集故舊追述先言靡宵靡日，談論往事忘寢忘餐，公豈不謂野人中之君子哉，且見其菽水承歡仰事無愧也，熏熏篋迭奏式好無尤也，伉儷齊眉相敬如賓也，蘭芽菊秀後嗣瓜瓞也，年越古稀步履矍鑠也，公之素行彰彰，於是今闔族重修譜牒謹傳不朽云。

從堂侄心員沐手謹撰

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仲秋月

義公行述

大凡人之表揚善行者，豈徒以言哉，蓋前人之行固藉後人之述，以傳後人之述，必體前人之行而實也，不然以言述之而未能以身述之，述之道未全即子之道虧愧，將何既乎，德不幸年甫八齡我先君即辭塵世，生平懿範孺子安能志之，亦越今茲家乘續輯，不禁潸然追想其爲人，嗜學之大概焉，先君系王父少子，王父仙游王母愛之篤，每挑燈夜讀漏盡更闌，王母輒止之曰：精神有限切毋求速，先君即承命不欲驚聞而默會之，則即孝以精其學，一本乎學，以行其孝也，且體弱抱恙，伯考憐之，常令廢學而厥志，不隳非違命也，正以伯考素望其學即堅，其學以盡弟道，弟道行而學乃不虛也，噫！終於學僅以學，終而未嘗獲學優之報，九泉之下能瞑目乎，然純於學必忘乎名，

先君其安之矣，持不肖無以丕承耳，嗚乎痛哉，意將

卒時，德無知任意嬉弄，先君指吾謂母而言曰：不令讀書而任其嬉游非所以爲慈也，呼來前而訓戒焉，歲聿雲邁先君在天之靈毋亦鑒，德之庸材，樗櫟轉有歉然，其不安者是德既未能紹前人之行，何敢當後人之述然，以先君學之純征爲行之篤，而行之實，益表其學之全真，有令德以不能不述者，則雖未能以身述也，而安得不以言述之。

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桂月逆日

不肖男心德百拜

敬述

斌秀公傳

達孝之道在善繼述，家國之勢雖异而父子之情則同，才岳翁胡公斌秀乃尊曾翁懷德公之二子也，父子各盡其道，家雖貧以正自守，父承祖業而全始全終，子承父業而戰兢自持，公忽變計曰：守株待兔不足與有爲也，古所稱善繼善述者，乃因時制宜，雖經改易亦未嘗不言繼述，吾守先業而能以近易遠，以少易多，即起先君子而問之，當亦曰：何不可爲者，男兒四海爲家，况在咫尺間乎，乃別開基業，辟土地安居，粒食貽謀燕翼以妥先靈焉，無何遭家不造灾害頻臨，幾於產業莫保有墜，先緒公曰：貧賤憂戚乃玉汝於成也，乃同岳母張老孺人平分甘苦，益加勤儉，不以困厄改行易轍，未數年而家道興隆，恢復有餘，惟天眷德歟，人力回天歟，有定理焉，恒見其門庭雍睦也，尊卑嚴肅也，長幼有序也，內外有別也，井皆井

讀者讀無失先人遺風，視古之善繼善述者可以質之而無慚焉，才夙膺厚愛，雖德薄無以圖報，猶有半子之情，值貴族家乘告成，聊表事實以志不忘，倘以富麗爲工將無作有是，猶以子而誑其父，豈所語於直道者哉

乾隆十九年歲次甲戌蒲月

谷

旦

門下婿張盛才百拜謹

撰

蓋富貴而名顯當時，貧賤而德積，厥躬二者原有定論，第人情所震懾者，勢焰之赫濯而清潔勵行之士，不足以壓服乎，斯人孰知，顯榮之遇逾時而輒湮而彝美之修，歷久而益光也，胡公聖祥先生諱世蓬，質性空靈，識見超灑，行己則正大光明，涉世則公平長厚，吾鄉悉深慕之，迄閱人世滄桑，陵谷升沉，平險慨然，謂梁熟夢回依然故我，何必復爲邯鄲道人故事哉，遂日與家人父子敦天倫之樂，有古隱君子遺風，彝行大節更津津膾炙人口，先生居次子，事奉高堂明發不寐旦夕，求甘脆以供養，靡有缺禮，先生之事親於逮存也，有如此者，及椿萱摧折，搶地鑰天，窀穸卒獲吉壤，春秋隆舉祀事之儀，竭誠盡敬，先生能慎終而追遠也，有如此者，先生雁行凡二，徐行後長不忍异地而處，先生之式好無尤也，有如此者，至於治家

型後性清淡雅，素不好文飾，且願謹與物無忤，即里黨童稚罔有獲罪，嘗訓子弟曰：吾家世忠厚，樹德務，滋倘與外人事，自荒職業，不願爾等有此行也，先生爲人其渾樸敦龐，古道是遵，又有如此者，先生之素行彰彰，如是則孝弟，可以維頽風，謹恣可以程後進，視彼身居貴顯，碌碌無所表見者，其爲人賢不肖相去何如耶，雖曰勢位富厚誇耀一時，要不足爲先生病也，有丈夫子六，克家繩武無墜，先緒諸孫濟濟，特出頭角嶄然，先生之盛德久而益光誠不誣矣，余生也晚，雖未睹其儀容，稔聞父老道先生德行厚重，今因貴族家乘告成特紀梗概，如此。

乾隆十九年甲戌梅月

谷旦

眷晚生田宏諏頓首拜撰

公祥先生傳

胡公祥先生諱世蒿年高德召者也，潔清自好不嗜利不沽名，樂守田園鷄犬桑麻皆可適意，以爲委靡而未嘗同流合污，以爲矯情而未嘗詭世戾俗，忠信本於性成仁厚得之天分，雖讀書窮理未及壺奧，行止多與道合，孝於親而親心底豫，友於兄弟而兄弟式好，懿行無能枚舉，以故宗族頌之鄉黨傳之，非有所要譽而結好者也，舉丈夫子六皆讀書明理，各勤其業，各立其品，各盡其道，天之報施善人豈偶然哉，或謂榮光譜牒者，厚實與名高，乃曲爲鋪張揚厲而於任天真者，反覲面失之，是重其所輕，輕其所重，殊非士君子取人於流俗之外也，况人無穢行天必佑之，則傳之後世，又何嘗不有得夫厚實名高者哉，以德獲福從古如斯矣，是爲傳。

公士鰲字爾宣別號魁元，良信公之孫，子樂公之子，時際明末流離播遷，艱苦備嘗，固有困厄之境焉。

國朝大定，髫年歸里，興創建造廬墓相依，居然有恢宏之志，祖妣周，貞靜成性幽閑著美，生子三：長世召，次世順，三世誠。維時公命召公曰：七峰山乃宗族通衢，爾遷於斯，庶幾呼吸相應焉，復命誠公曰：大孚衝祖墓畢在保，固無人爾居於斯，令先祖有所憑依也，既而命順公曰：先人之敝廬其在斯乎，爾其相守勿替，毋違予命，由是三公兢兢業業克遵庭訓，奈順公卒，悲伯道尚留趙士堰田課八擔三斛，後雖疊經換變仍歸崇注公，克繩祖武非惟捐席充囊頂名，爲德祖置買大孚衝竹林灣祭田一所，而且保護祖塋賴有指劃憑吊之功，雖曰克承有志亦由崇詮公心選公之共勸贊成也，故召、

誠二公子孫蕃庶瓜瓞綿綿，耕讀傳家，後先輝映，何莫非祖德宗功之護蔭無窮哉，謹述附刊以垂不朽云。

道光三年歲在癸未仲春月

谷旦

裔孫賢經薰沐謹述

師公行述

蓋聞士人立身行己固以謹慎爲尚，尤以脫略爲高，自古及今曠達不羈者之所爲，非流俗拘謹過慎可比者也。翁之爲人大約仿佛近是常處茅廬，每語人曰：世能何其炎涼，人情何其機險，我其靜以待之，寬以俟之，是時雖憤憤不平而胸次仍自悠然，羅書籍於滿架，聚字畫於庭堂，玩花果於園圃，樂何如也，酬往來之詩句簡練甚工，具親朋之書柬雅致甚善，雖曰武學成名而文人每多讓焉，且百家技熟罔不精通，即醫學一條無不有得心應手之妙，特恨文試未酬其退武就文之志耳。公雖即世有年，以致茅廬屢更，爲之後者未嘗不流連感慨而嘆惜之者也。今值家乘告竣，聊表公之行藏，附載卷首以志不忘。

時

道 光 三 年 歲 在 癸 未 仲 春 月
谷 旦

敬 撰

堂 侄 啓 瓊